

张承志文集 I

老桥

奔驰的美神

张承志 ◇ 著



上海文艺

张承志文集 I

老桥
奔驰的美神

张承志 ◇ 著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桥·奔驰的美神/张承志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5.4
(张承志文集)

ISBN 978-7-5321-5663-4

I. ①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4320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策划统筹: 曹元勇
责任编辑: 曹元勇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老桥·奔驰的美神

张承志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山东省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9 插页 3 字数 336,000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663-4/I·4509 定价: 4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 0539-2925888



1969 年 - 在草原



1969 年 - 牧民家庭



1970 年 - 教育与启蒙

目 录

老 桥

- 阿勒克足球 / 3
- 黑骏马 / 46
-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/ 112
- 青草 / 127
- 白泉 / 139
- 锁儿罕·失刺 / 154
- 红花蕾 / 165
- 北望长城外 / 173
- 静时 / 192
- 绿夜 / 203
- 老桥 / 218
- 大坂 / 238
- 后记 / 258

奔驰的美神

刻在心上的名字 / 267

雁阵在前方 / 292

湟水无声地流 / 302

黄羊的硬角若是断了 / 315

婀娜努尔,我的月光 / 329

凝固火焰 / 343

卡拉·戈壁 / 354

残月 / 368

废墟 / 380

亮雪 / 392

铁轨 / 403

奔驰的美神 / 418

附录

张承志文学创作大事记 / 447

杀青若汗颜

——《张承志文集》编后记 / 457

老
桥

《老桥》是作者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,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4年1月初版,收录了作者自1978年至1982年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、十个短篇小说,以及一篇后记。

阿勒克足球

还记得童年时代那些遥远而又甜蜜的情景么？……羊油灯已经熄灭了，蒙古包里那么安静。我们躺在一张山羊皮上面，望着头顶上那块被天窗切成半圆形的、缀着簇簇星花的暗蓝色夜空，听着老年人讲故事。

那都是一些口头流传的美好韵文。静静地听着，你会深深感动。我的童年好像就是在那些神秘的半圆形天空中的星星注视下，在那涓涓流水般的、音乐一样动人的古老故事中度过的。对于生长在荒僻的、骑一个月的马也走不出去的广漠草原上的儿童来说，传说故事就是智慧的祖先留给我们享用的全部精神食粮。

可是听到后来，我往往疲倦得一歪脑袋，便昏昏沉沉地枕着母亲柔软的臂膀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晨，用手揉着惺忪睡眼，那些光怪陆离的传说还在脑子里不可思议地闪现着。等到喝了早茶，推门跑到草地上——那些故事也就忘啦。

是呀，故事终归是故事。它们只是一股流水，淌过幼嫩的心田。可是，如果一切并不是故事，而是真的事情，生活中那些带着牛粪火的灼热、掺着萋萋青草的苦味儿的撩人心思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不是一股

流水,而是一个泉眼,一个埋在心灵的茂密草丛深处的清亮的小潭,那么,我们就不可能忘怀。它会随着我们的长大成人而更加深邃澄净,常常在不觉之间漾起一片波纹。在骑马跃过一条小溪时,在路过一口熟悉的水井时,在看到秋风掠过结了实的草梢时,或是听到一阵熟悉的歌声时,突然,颤抖的手拉紧了马缰,只觉得一阵晕眩。甚至,我们会悄悄地、独自一人伏在草地上,亲吻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车辙印,把感伤的泪水倾洒在上面……

这样的往事是那么珍贵,我们往往不会轻易把它告诉别人。哪怕是对自己刚刚爱上的姑娘吧,也是观察着她的反响,小心翼翼地去做。哦,从心田的沃土里刚刚捧出的花瓣多娇嫩哪,不能让它受到一点儿委屈。如果,听的人完全老于世故或毫无共鸣地说:“噢,知道了。就那么回事呗。”我们会感到难忍的屈辱,满脸涨得通红,扯转马头就走。等到他看不见的时候,再悄悄抽出手来,擦掉眼角溢出的泪珠……

我早已长大成人。我是一个套马好手,又是一个通晓蒙汉两种文字的“知识牧民”。草原上的长辈们已经对我另眼看待。然而,我还是常常斜靠在开满鲜花的山冈上,痴痴地注视着生养我的乌珠穆沁大草原,注视着草原上恣情戏耍的小山羊。常常在这一刻,我的心变得透明了,仿佛一株株嫩绿的、沾满露珠的小草在回忆中萌生……

一九七九年秋天,我考上了民族学院语文系。没想到一场迎新足球赛,竟也催发了埋藏在我心底那样久的往事的萌芽。

两个运动员在争抢中把球踢出了边线。那个足球贴着地面朝我滚来。在我的视野里,它急速地转动着,闪烁着美丽的黑白相间的花纹。我觉得它越来越大,旋转得也越来越急。瞧,它滚过来了,滚过来了!……它一直滚到了我面前。我走上前去,捧起了那个足球。这是

一个用黑白两色皮子缝成的花足球。按照蒙古语的颜色分类,这种花色称作“阿勒克”。我呆住了:对,是它,就是它,阿勒克足球……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但是,成熟的牧人性格唤醒了我,我把球丢在地上,站起来跑出了操场。

跑啊,跑啊,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跑……

我跑到校墙外面,一片无边无际的稻田挡住了我。沉甸甸的金色稻穗点着头。哦,它多像我的家乡,那乌珠穆沁草原金黄的九月啊!

我斜躺在田埂上,一会儿又翻个身伏在地上,用双手撑着脸——好像在家乡放羊时那样。辽阔的庄稼金波浮动,是的,那天的草原也是这么金黄一片,金黄一片——



那天,远远有一个骑手独自走过山坳。

邻居的小女孩索依拉忽然喊着我的名字:“白音宝力格!快来,快来看!”

我跑到她身旁,这小姑娘睁圆了一双驼羔似的眼睛,盯着远处那骑手的背影。

我们俩像湖畔觅食的小野鸭子一样,扇动着手臂,甩动着翘头靴子,费劲地朝山冈上跑着,想追上去望望那个骑手。

人们说乌珠穆沁是世间的一颗明珠,我却认为世界就是乌珠穆沁草原本身。登上高坡时,准会有一丝清新的风吹来,莽莽世界就在这清风中展现眼底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还有无边的森林、奔腾的江河、浩瀚的大海,只知道天的尽头是神秘的地平线那浅蓝色的幻影。雾霭

缭绕、若隐若现的远方是多么诱人啊，望着它，你无法遏止某种“去看看那边究竟有什么”的念头。可当你真的跨上马，焦急地一道道地越过了那些淡蓝的远山时，乌珠穆沁母亲却又微笑着，在你眼前变出一道更静谧、更辽远、更撩人的新的地平线……

我们扒下了挺沉的小蒙靴，才轻快地登上了家门前那座障人眼目的小山。那个骑手已经走远。秋天的傍晚时分，暮色浓重而清凉。太阳在天际留恋着草原，挣扎跳跃着不愿西沉，贴着地面平射而来的光线把那骑马人的背影拖得很长很长，好像他的马儿有一条无穷无尽的、低拂着草梢的长尾。

他的姿势属于最散漫的牧人那一种。歪歪的，半个屁股斜压在鞍上。他深深地把头埋在怀里，身体向前弯成弓形，仿佛熟睡在马背上。我想，那样骑马心里一定憋闷得难受。

“看见吗？就是他。”索依拉眨着聪明沉静的驼羔眼告诉我，“昨天，我听见队长和几个老爷爷说话。队长说：‘唉！你看，要我挑选一百个套马手、一百个摔跤手或者一百个歌手并不难，因为我们哈达图大队正好有一百个男人。可是，要我找老师么？唉——喇嘛！那可连一个半个也难哟。我们哈达图命里注定没有文化，没有办学校的喜庆！’……”

我生气地打断了这啰里啰嗦的小姑娘：“真烦人——老师的事和这个家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别急嘛，白音宝力格！……”索依拉望着那骑手的影子，它已经快要消失在黄昏迷茫的暮色里了，“……嗯，队长正在说呢，他碰巧走过来。队长用烟袋指着他说：‘你哟，只会喝酒打架。真可惜你说的那么一口蒙古话啦！’你知道吗？白音宝力格！他阴沉着脸，皱着眉头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忽然问队长：‘喂，要是我愿意，你们会同意我

当老师吗?’队长哈哈笑了!说真的,我也差点笑出来:老师——人人尊敬的巴哈西^①怎能是这种好打架的人呢!……可是,他生气了,一把揪住队长的肩膀,哟,就像捉住一只瘦羊。他的嗓子里咕噜噜地响,两眼红红的。我吓得躲在牛车背后。可是,你猜他说什么?他说:‘那么,让我试试吧!……队长,说真的!让我试试吧!’咦,白音宝力格,你说他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呢?”

“不知道,”我烦恼地说,“看来,我该倒霉啦。坏老师总是恨我们男孩子的……红眼睛,哼!他和我阿爸打架那次,眼睛还要红呢!难道你忘了吗?”

索依拉当然不会忘记的。那场打架的事不过是一个月以前刚发生的。

那天,我和索依拉正兴致勃勃地蹲在地上,用小棍捅一个洞里的老鼠呢。被风沙侵蚀退化的夏牧场上,这种老鼠打的小洞到处都是,奔驰的骏马常常被它们害得筋断骨折。我恨它们,所以总是不辞辛苦地在太阳曝晒下,率领着大黄狗,拖着鼻涕捉老鼠。多管闲事的阿娘总是突然在我聚精会神的时候揪住我的袍领,狠狠骂我一通。所以,那天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时,我还以为又是阿娘呢!

我们慌慌张张地跑到剪秋毛的黄石头圈。在一大堆人中间,阿爸正和一个穿着黑布袍子的大个青年扭作一团。阿爸显然是喝醉了酒,他歪斜着身子朝对手乱踢,可是踢不准地方。那个黑衣青年抡起拳头,咚咚地擂着阿爸的后背,像一头顶架的牦牛,喘着粗气,瞪着充血的红眼睛。

牧人们扯开了阿爸。另一边——一群知识青年拉开了黑衣青年。

^① 巴哈西:蒙语,老师,导师。

这里已经是两个营垒，敌视的、隔阂的两个营垒。知识青年那一边，有人怪声怪气地吹着口哨，引起一阵粗野嘲弄的嘎声大笑。

黑衣青年站在他们前面，一副不顾一切地要拼命的样子。他嘶哑地吼着：“哼！想骑在我头上吗？试试吧！……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好惹的！……别以为我走不了就可以随便让你们欺负！今后，谁敢动我一指头，我就还他两拳头！……”

我发现，这恶棍的蒙古话讲得很漂亮，连骂人的脏话也说得那么流利。呸！

醉得像泥一样的阿爸也在牧民们怀里语无伦次地大吵大嚷。他在喝醉的时候总是喜欢口齿不清地把心里的东西全倒出来。在家里，有时我和阿娘要整整听他吵嚷半夜呢。

“你们的心被冬天的狼叼去啦！呜呜……”父亲捶胸顿足地哭闹着，说着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。“我们用马队和汽车赛跑欢迎你们哟，呜呜……纳木吉拉家的瞎老婆子在草地上爬着，把奶豆腐捧给你们哟！呜呜……”

我感到一个蒙古男人的羞耻。虽然我只有十岁，但是在这种时候，在父亲已经像个没用的女人一样只会哭闹，满嘴胡说些让我们光荣的家族丢脸的昏话的时候，我白音宝力格必须站出来。我紧紧攥住小老鼠的尾巴走上前去，逼视着那凶神般的黑衣青年。如果我能像传说中的勇士那样突然长成高山一样的身躯，我一定会把这个眼里充血的人举过头顶，再摔在草地上。

听着阿爸的胡说八道，我只感到害羞。可是，铁塔般立在我面前的这个黑衣大个子却好像不是这样。他那凶恶地瞪圆了的眼睛里渐渐出现了一种茫然若失的神情，捶着胸脯的拳头放了下来，不安地揉搓着袍襟。他的两脚不停地动着地方，好像原来的姿势很不合适。最

后,大概是因为我正在和他对峙着吧,他的一双眼睛便盯着我。那双眼睛好像在祈求着我说:“不要怨我!小弟弟,难道你不知道你阿爸喝醉酒会怎样么?难道他不曾在喝醉后无缘无故地欺负你阿娘么?……”他那裂开的眼角,那黑夜一样的眸子,那咬得青肿的嘴唇,都使我隐隐地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正忍受着一种痛苦。

世上的事情往往是不可理解的。有时你会突然对一个恨得要死的仇人产生莫名其妙的同情,也会突然感到这种仇恨的无聊……他那条线条粗犷的脸上,肌肉抽搐着,这个庞然大物一样的大个子,此刻显得像披着一片烂毡子的曼诺尔^①一样可怜。

人群散去了。从圈里放出去吃草的羊已经散满了山坡。已是正午时分,牧民们都急匆匆地催着马,在明亮的太阳光下赶回家去喝茶。我肚子饿了,但我没有走,因为他还在原地呆呆地站着。附近不会有一家牧民欢迎他去喝午茶的,刚才他当众说的那些话太伤人啦。

他的黑布袍子飘拂着,一只裤筒露在马靴外面,马靴上沾满了羊圈里的脏泥稀粪。我这时倒真想劝他一句:算啦!“醉鬼打架等于亲嘴”……可是我说不出口。我看见,他眼角的裂口更大了,已经有一粒晶亮鲜红的血珠凝挂在睫毛上。我惶然了,但这大个子的伤心事还不是我能懂得的。站在那里,我只是想起曾在达古图湖畔的一块岩石上见过一匹濒死的二岁小马。那匹小马虚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,用一对满盈泪水的眼睛留恋地望着湖水。当时我曾想过:只要有人推它一下,这可怜的生灵就完啦!……黑衣青年挂着血珠的眼睛里,有一股和那二岁弱马一模一样的神情!

哦,阿爸,你壮实得很,顶多你多挨了他几脚。可是你给他的却可

① 曼诺尔:牧区夜间用来吓狼的假人,相当于汉族的稻草人。

能是一刀，你懂么？给那匹湖畔的瘦马深深的一刀。

在深秋的草地上，只有我这小孩子默默地站在他对面，吸溜着鼻涕，手里还捏着那只小老鼠的尾巴。

.....

“白音宝力格，”索依拉问我，“他当老师，你阿爸会让你上学吗？”

“为什么我要听阿爸的？你倒是该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上他的学！”我生气地回答。

确实如此，作为一个受过侮辱的牧人的长子，我能到侮辱过父亲的人办的学校里念书吗？当然，那次打架可能是阿爸先动手的手，但毕竟是这个混账的老师曾经使我们这个家族当众出丑。难道我不该给这个讨厌的家伙一点颜色吗？不去上学，将是我对他的惩罚。可是，湖边岩石上的那匹孤独的弱马又鬼使神差地出现了……

海勒格纳草丛深处最后残余的一点绿色已经褪尽了，蹲下来，你会发现一切牧草都变成了真正的“白草”。初雪不会远啦。小学校会怎么办呢？而且那弯曲的、具有魔力的蒙文字母，和四方块的、同样神通广大的汉族字母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已经十岁了，可是这一切的奥秘我一点儿也不知道。那见鬼的学校里该不会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吧？要知道，整天地逗家里那条大黄狗，在羊盘上来回跑着装骆驼叫，已经让我腻透了！……唉，乌珠穆沁草原，我们万能的母亲哟！你为什么把打开一切奥秘宝库的金钥匙，偏偏交给那样一个野蛮的、好打架的人呢？

从他和阿爸在黄石圈打了架以后，牧民们都用“好打架的”这个词来称呼他。

“知道吗，他在哈达图大山的南坡上睡觉呢！好家伙，一个人，在漆黑的夜里！”